

血，总是热的

宗福先 贺国甫



4.7

责任编辑：陈玉玲

血，总是热的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字数：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2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162

定价：0.28元



罗心刚从大街上找回了被错误处理后流落街头卖冰棍的优秀花样设计师白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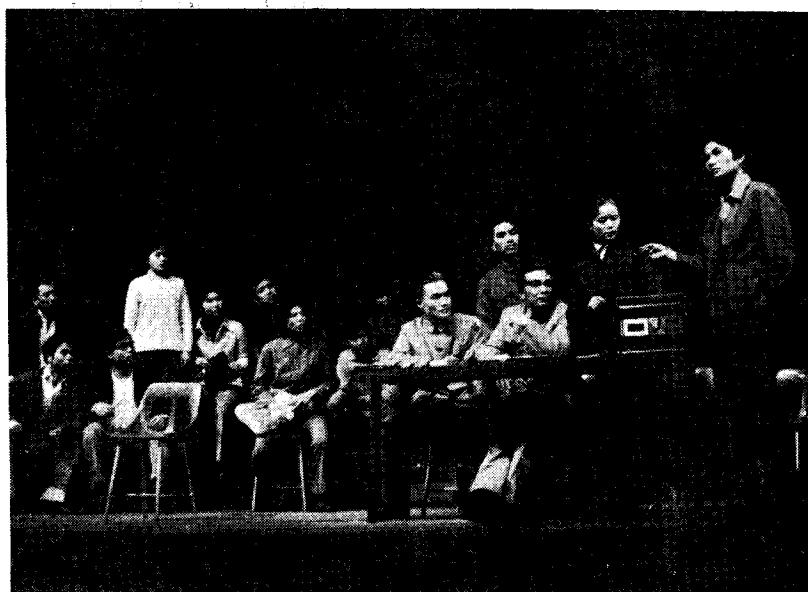
夹着大文件夹的官僚主义者不断来干扰罗心刚的工作。





罗心刚用手表从白云手里换下了白华设计的丝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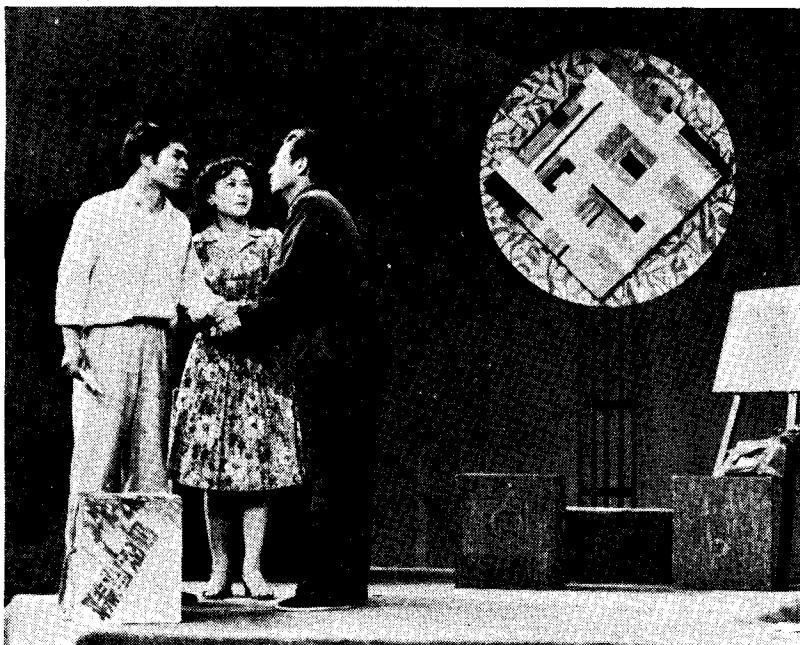
白云在审查罗心刚的会议上说出了事实真相。





罗心刚面临困难的处境。他的爱人、公司副经理孙建芳劝他不要再干下去了，罗心刚拒绝了。

被审查的前一夜，罗心刚来到白华家，勉励他留下来跟大家一起把凤凰厂的工作做好。





罗心刚含泪痛责目光短浅的工人方瑛，打动了她的心。

罗心刚为信教的青年女工宋巧珍重新挂上了团徽，温暖了她的心灵，重新点燃了她生活的希望。



（陈莹、吴秀珍摄影）

人 物

罗心刚——凤凰丝绸厂厂长。
夏炳石——厂党委书记。
孙建芳——纺织公司副经理，罗心刚的爱人。
李子良——技术员。
方瑛——生产组长，李子良的爱人。
蒋定安——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白华——社会青年，后为花样设计师。
白云——工人，白华的弟弟。
宋巧珍——工人。
班长大叔——勤杂工，老八路。
赵星——工人。
夏雨——外贸公司外销员，夏炳石的女儿。
老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安凯——华侨，丝绸经销商。
安敏——安凯的孙女。
身份不明的干部。
群众二、三人。

〔会议室。

〔幕是拉开着的。早入场的观众可以看到部分剧中人已经在台上了。他们在等待开会。有的人谈笑风生，有的人忧心忡忡，有的人在闲聊，有的人在争吵。还有的上上下下，来回乱跑，倒茶，上厕所，总之，做着他们想做的一切。但总的一条，台上的情绪是紧张的，人们似乎在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他们的情绪开始感染观众。戏已经开始了。

〔铃响。

蒋定安 同志们，开会了！音乐停一停，开会了。

〔各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鸦雀无声。

蒋定安 方瑛，你别坐那儿啊！

方 瑛 （坐在舞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打毛线）狗拿耗子！

〔孙建芳、夏炳石陪同老周上，入座。

〔班长大叔提着把壶上，走向老周。

〔老周赶紧站起来。孙建芳、夏炳石也站起。

老 周 哟，大叔！您身子骨还那么结实啊！

班长大叔 结实！只要不把我气死！（给老周、孙建芳倒水）

〔夏炳石也把茶杯送上去，班长大叔却转身走了。〕

班长大叔 （赶方瑛）去！

〔方瑛不声不响地让开。〕

〔班长大叔把椅子擦干净，拎着水壶也坐到一边。〕

老 周 我们先开起来吧，……

孙建芳 今天，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老周同志到这里凤凰厂来……

夏炳石 罗心刚还没到……

班长大叔 那象话吗？

李子良 不合适吧？

蒋定安 （站起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罗心刚的问题，他本人不到，这是什么态度？

〔舞台中央那只孤零零的空椅子十分显眼。〕

孙建芳 他打电话来说，马上就到，有人找他有点事……

赵 星 我表示怀疑！什么人？什么事？

方 瑛 他不来，有话说不清楚！

夏炳石 （对老周）这几位同志都是写信揭发罗心刚的。

白 华 老罗不来，好！应当不来！你们凭什么审查罗厂长？

李子良 对！凭什么？

蒋定安 就凭他把凤凰厂搞得一团糟！多少年的老先进啊，罗心刚来了才几个月就折腾得生产完不成，奖金发不出，群众闹事，车间停产，还向外商赔了一大笔外汇……

夏炳石 财务局、招工局、质量管理局、食品管理处，对我们厂意见纷纷！

蒋定安 这不全是事实？

班长大叔 （拉白华坐下）好，好，让他们去审查！

白 华 可罗厂长干得对！干得好！

老 周 好了。我们底下请了这么多的同志来旁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分析评定一下，罗心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只需要大家把他到凤凰厂以后干的事，一件一件实事求是地讲出来。

孙建芳 头一个发言的叫赵星。

赵 星 我。

孙建芳 揭发罗心刚勾结外商，非法签订出卖国家利益的合同。

赵 星 噢，是这么回事。秋天，我在广州陪我的小姑和她的爷爷……

〔灯暗。一束追光打在赵星身上。

〔另一束追光中出现安凯和安敏。

赵 星 就是华侨商人安凯和安敏。有一天晚上，在南方广场……

〔罗心刚出现在安凯、安敏身边。

赵 星 有一个人跟他们勾勾搭搭，还私自签订了一份出卖国家利益的合同！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厂新来的厂长罗心刚！

〔罗心刚突然回过头来面对观众，安凯、安敏隐去。

〔追光灭。

〔灯亮。

白 华 不准你血口喷人！

赵星 这事是我和你弟弟白云亲眼看见的，白云手里还有物证！

宋巧珍 不，白云没有揭发罗厂长！

蒋定安 白纸黑字，白云亲笔写的揭发信在这儿嘛！

宋巧珍 我是说，白云不应当揭发罗厂长。他错了，你们原谅他吧！

赵星 噢，听这个口气，你算是白云的什么人哪？

老周 请白云同志发言。

〔众人寻找。

班长大叔 白华，你弟弟呢？

白华 不知道。

夏雨 （激烈地）我是外贸公司的，我叫夏雨，关于那份合同我想说几句。

夏炳石 （打断她）罗心刚背着你们外贸部门，利用私人关系找外商单独谈判，是不是这样？

夏雨 可是……

夏炳石 他和外商签订了合同之后才要你补上一个签名加以认可，是不是这样？

夏雨 ……

夏炳石 这是不是违反了国家的涉外纪律？

夏雨 爸爸！

夏炳石 你也要负责！什么模范党员？！

夏雨 反正比你强！

孙建芳 这份合同，是我代表纺织公司批准的。

蒋定安 那就更清楚了。（向群众介绍）孙副经理是罗心刚的爱人。

孙建芳 (片刻) 确实, 我对他了解得还很不够。

老 周 合同的事等白云来了再谈吧。

孙建芳 第三个揭发人是蒋定安。

蒋定安 我。

夏炳石 车间主任, 党支部书记。

班长大叔 (一直在闭目养神, 突然睁开眼睛) 前车间主任, 党支部书记。前!

蒋定安 那正是罗心刚打击迫害政工干部的证据! (走上讲台) 好了, 我不谈自己的事, 我就讲讲你白华! 白华是五年前从我们厂离职的, 因为当时他设计了一些情调不健康的花样……

李子良 那是“四人帮”的标准!

群众甲 即使今天看也不见得全是健康的!

蒋定安 我们厂不用, 他就寄给外地某丝绸厂, 领导多次制止他不听……

白 华 我寄出去的花样几年来为国家换了成千上万的外汇!

群众乙 你谦虚点!

白 华 我不会虚伪的那一套!

〔众人吵闹。〕

方 瑛 瞎吵什么! (把毛衣往李子良身上套) 哟! 试试大小!

〔灯暗。一束追光打在讲台上。〕

蒋定安 就是这么一个狂妄的人! 可罗心刚却到处宣传, 搞他那份合同, 少不了白华! 从广州回来, 连厂子里也不到一下, 就到大街上去转悠了……

—

〔灯亮。

〔电影院门口。

〔一个卖瓜子的老头守着自己的摊子。在他旁边放着个冰棍箱子，上面醒目的几个字：“无人售雪糕，每两支便宜一分”。围观的人很多，生意兴隆。

〔李子良上，走过去看了看。下。

〔罗心刚、夏雨上，也走过去看。

〔一青年正要从另一卖冰棍的那儿买雪糕。

他的女友 嗨，别买，这边便宜。

〔他们走到无人售雪糕处买雪糕。

另一卖冰棍的 （愤怒地冲到老头跟前）我们的生意就别做了！那个疯子呢？

老 头 谁知道。

〔另一卖冰棍的愤愤地下。夏雨也走开，四下寻找着。

罗心刚 这冰棍不是你的？

老 头 是个小伙子托我代管的。

一群众 他人呢？

老 头 跑哪儿去画画啦。每天都是，箱子一搁就走了。
也不怕人家少给钱。

一群众 好，来两根。有便宜货不吃是猪头三！（伸手要

拿雪糕)

罗心刚 (抓住他的手) 这冰棍不准卖了! (拎起箱子就走)

老 头 (追上去) 哎哎，人家小伙子是规矩人!

罗心刚 反正不允许他再卖冰棍!

老 头 他有执照!

罗心刚 执照早就该吊销了!

〔众人围观。

〔白华夹着画夹冲上。

老 头 你是——(转身看见白华，小声地) 糟了，公安局的!

〔电影院场铃响。围观的人进电影院。

罗心刚 这玩艺儿是你的?

白 华 你要干什么?

罗心刚 你就是白华?

夏 雨 白华?!

白 华 是白华又怎么着?

罗心刚 (向幕后) 老李! 白华叫我逮住了!

〔李子良上。

李子良 哟呀，白华，可找到你了! 这是新来的罗厂长，特地请你回厂的!

罗心刚 (哈哈大笑。对老头) 老伯，不使这一招，茫茫人海，我上哪儿去找他? (走向白华，伸出手去)

白华同志——

〔白华敌意地看着他。

罗心刚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白华 是来可怜我的?

罗心刚 是需要你。凤凰牌真丝印花绸要想飞起来,少不了你这样的花样设计师!

白华 对不起,我是卖冰棍的。

夏雨 卖冰棍的还老在设计流行花样?

白华 你们别缠着我!我要再搞花样设计就……砍掉我的手!

罗心刚 别瞎编了,小老弟!这玩艺儿就跟爱人一样,迷上了这辈子也扔不开了。当年斗我,我也发誓赌咒:往后孙子再干丝绸行业!可刚喘过一口气来,我又想它了,梦里都想人哪,就是这么贱骨头!

老头 哎,小伙子,这位同志一眼就看到你心里去了,跟他走吧!从前哪,(对着观众边走边说)我们隔壁有个书迷,吃不上饭也得看书。世界上什么奇人都有……五香瓜子……(下)

罗心刚 (打开一个精致的盒子)这点东西,你有兴趣吗?(拿出一叠丝巾)

白华 (大吃一惊)你哪儿来的?

罗心刚 你先别问,是你设计的吧?

白华 谁替我收集的?

罗心刚 是你的就行,我总算还不冤

夏雨 (衷心地)多漂亮

白华 这是我多少年的心血……

罗心刚 多少年的心血都被糟蹋得不象样了。我们这儿号称丝绸之乡,蚕茧遍地,可这些年挤腾得,你在

这儿靠卖冰棍过日子，他们外贸靠卖茧子、卖真丝过日子，最有力量生产真丝绸的凤凰厂靠圆网印花滚点没人要的合纤绸过日子。太窝囊了！你沉得住气，我可是憋不住了！瞧，我在广州跟外商订的合同。我要在三个月之内让你的这些东西打入国际市场！

白 华 好！我跟你走！

李子良 太好了！快！

罗心刚 邪门！都说你这个人难弄，挺容易哄的嘛！我说，你也别光信我这两张嘴皮子，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接过白华的冰棍箱子）存我这儿，几时你觉得别扭，干不下去了，把它还给你，还来卖你的冰棍，怎么样？

白 华 行！

罗心刚 走！（拍打着冰棍箱）冰棍！

〔灯暗。

三

〔灯亮。

〔花样设计室。

〔罗心刚戴着花镜正和李子良一起看花样。〕

罗心刚 （眯起眼睛审视一张设计稿良久，猛地一拍桌子）

见鬼！白华他怎么想得出来的？！

〔李子良吃惊地看看画稿。〕

罗心刚 对于能够设计出这样的艺术品来美化世界的人，
真应当衷心地对他说一声“谢谢啦”！

〔班长大叔上。〕

班长大叔 你的工资。

罗心刚 好好。（接过，仍然看画稿，片刻，从自己的工
资中抽出几张人民币，指指里屋，对李子良）你
给他送去。

李子良 厂长！

罗心刚 不能叫人家饿着肚子玩命吧？瞧瞧，两个来月功
夫四十三张画稿！

班长大叔 那就待会儿拿我孤老头子的。……

罗心刚 先送去。

〔李子良下。〕

班长大叔 上边那些老爷们在干什么？两个多月还批不下
来？

〔罗心刚长叹一声。〕

〔白华急急地跑上，李子良跟上。〕

白 华 罗厂长，班长大叔，我拿到工资啦！

罗心刚 噢？祝贺你呀！

班长大叔 ——刚发的？

白 华 老李给送来的，瞧！

罗心刚 我瞧瞧，多少？两个月才八十来块，实在不多
啊！

白 华 要是光为了钱，我恐怕早就回香港去了。我不光
是为了几块钱！这工资，说明国家承认我的劳动
了，承认白华是对国家有用的了……